

老饭店名人逸事

◆ 陈福根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老饭店(又称老饭店)是沪上知名的本帮菜馆。虽然店堂小,但菜肴精美,只只浓色香味,深受顾客的欢迎。当年就有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京剧名家梅兰芳、金少山、俞振飞、言慧珠,电影明星李丽华等文化界人士来老饭店雅聚。解放后,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等来老饭店品尝后,在留言簿上留下了“我们来迟了”的感叹。百岁老人、美术大师刘海粟夫妇品尝了老饭店的本帮佳肴后,欣然挥笔题写了“其味无穷”四个大字。改革开放以后,老饭店迎来了港澳同胞、外国领导人等贵宾。这里撷取几件珍闻逸事,披露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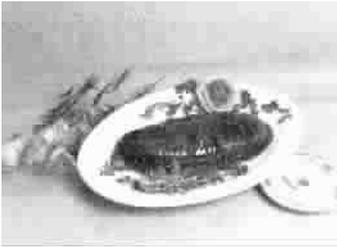
邵逸夫要吃油煎臭豆腐干

1982年,香港著名实业家邵逸夫先生应邀来沪访问。邵先生的公务就餐等均由有关方面作了周密安排。那天,邵先生刚到上海,有关方面便在一间新建的酒家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但邵先生却提出希望在上海老饭店吃本帮菜。上海市政协主席谢希德便改变原计划,陪同邵先生来到老饭店,在玉兰厅设宴招待邵先生一行。老饭店领导和员工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个个喜形于色,保证以一流的菜点、一流的服务、一流的水准,让贵宾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于是,老饭店领导特地请国家级高级技师李伯荣师傅亲自下厨房,为邵先生一行做菜,国家级宴会设计师黄雄志负责服务工作。不一会儿,油爆河虾、红烧鲳鱼、蟹粉白玉、乳腐扣肉、精扣三丝等本帮名菜以及金腿小粽、枣泥酥饼、鸽蛋圆子、香菇菜包等著名上海小吃,由服务员先后捧上餐桌。邵先生一一品尝后,连连夸赞。餐后,上海文艺工作者还献演了精彩的评弹和魔术等传统节日助兴。邵先生和夫人方逸华女士非常高兴,一直欣赏到深夜才回到宾馆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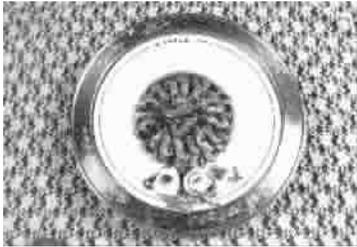
从此,邵先生与老饭店结下了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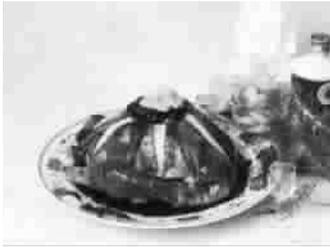
■ 作者(中立者)与邵逸夫夫妇在老饭店合影



■ 老饭店的虾子大乌参



■ 老饭店的油爆虾



■ 老饭店的八宝鸭

厚的友谊,每次来上海公干,他都抽空到老饭店品尝本帮菜。1994年4月,邵先生来沪参加由他出资修建的上海逸夫舞台落成典礼之际,又一次来到老饭店用餐。吃到一半时,邵先生忽然提出要尝尝沪上小吃油煎臭豆腐干。饭店领导闻言,立刻亲自外出采购。不到20分钟,一道做得金黄透亮、香味诱人的臭豆腐干,被送到邵先生面前。邵先生顿觉香味扑鼻,迫不及待地用

筷子去蘸金灿灿、黄澄澄的臭豆腐干。这时,一旁的服务员笑吟吟地说:“邵先生,这道菜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砖铺地’。”并说,这块金砖是用老庙黄金烹制的,一定会给邵先生和夫人带来好运气。邵先生夫妇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餐后,他们兴高采烈地邀请饭店领导和服务员合影留念。邵先生还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回味无穷”的赞语,以表谢意。

马耳他总统爱吃本帮菜

1991年12月12日,我们接到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通知,说庄晓天副市长和卫生部长陈敏章陪同马耳他总统文森特塔博恩在游览了豫园商场后,将到老饭店吃午餐。外国总统来老饭店就餐是一件大事,饭店上下都十分重视,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上海声誉。于是,由国家级高级技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29.才放松两天的心情又开始紧张了

这时手机响了,曹医生叫我去趟医生办公室。原来,汪泉CT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进去时,曹医生站在灯箱前正在逐张地检视片子。“哈,简直是个奇迹!”曹医生惊叹说,“这么大的面积感染,还能捡回条命来!”然后,她指着片子为我一指点汪泉颅内和左右两肺上的感染病灶。

“颅内总共共有四五处之多,主要在汪泉左脑。”她指着片子上的一处豆粒大小的病灶说,“但右脑额颞部也有两处,这里,这里。”她在另一处图像上也重重点了两下。“除了颅腔,两肺的感染也很严重,右肺几乎全都感染了,还有这里左肺中间。”她在一张肺部的片子上画了个圈,又在另一处肺部影像上点了两下,脸上流露着既讶异又欣慰的神情,“这样严重的感染病人,我们过去虽也遇到过,但大都只是一处,或者是肺部,或者只是颅内。像汪泉这样同时两个地方都大面积感染,真的还未碰到过。现在,需要再观察几天,看看她排异情况。如果排异严重,这就很讨厌了,需要我们在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面临彼此掣肘的棘手局面。所以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把汪泉的命算是给抢救回来了,但下一阶段能不能保得住,还是个未知数!”才放松两天的心情又开始紧张了。

这时,舱内发生了一件事,与汪泉同时进舱的十五号病人小史去世了,更加剧了我们的紧张心情。小常说:“听小杨讲,主要还是小史移植前未能缓解,他白血病细胞当时高达70%!”看来未缓解移植,这华山一条道的风险确实很大。小常神情紧张地对我说:“我真是害怕死了,今天早饭也没吃下,一直在层流室外转悠,担心我老公。他也是没有缓解就移植,进舱前癌细胞还有40%!”

听小常这么一说,我心里更是阴云密布。像小史这样身体壮实的移植病人,说没就没了,更何况汪泉,她自身其他条件都不如小史,风险当然更大。我这时才真正体会到移植

前曹医生那次谈话中说的“华山一条道”的含义。白血病细胞未缓解的患者,移植固然是唯一出路,此外别无选择。但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路,寻常的路,而是治疗上的华山一条道,崎岖曲折,陡峭险峻,处处暗藏凶险。汪泉同一批进舱的十七名病人中,未缓解移植的三人,汪泉最先拉响病危警报,接着是小史病危,未能抢救过来了。剩下小常的爱人,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是三人中最为稳定的。但后来汪泉出舱不久,医生也给小常下了病危通知书,同样经历了一番生死考验,幸好后来有惊无险,闯过来了。

当时在得悉小史病故后,我越想越怕,顾不上回去吃饭,上主任室找吴彤主任,想听听她对汪泉目前的评价。“我吃饭前刚在舱里看过她,”吴主任平静地向我介绍说,“汪泉总体情况还好,生命体征的各项指标也还正常。至于肺部和颅内的感染情况,曹大夫已将片子给我看过,这样大面积的感染,以前我们医院虽也遇到过,但那只是其中肺部一处。现在汪泉除了两肺,还有颅腔,而且两个地方又都是多处感染,情况确实相当严重,出乎我们当初的预料。”

“吴主任,你们千万可要想办法救救汪泉。”“不瞒你说,对汪泉,一直以来我们就在做着十分重要的努力。”吴彤主任平时说话虽很和蔼温婉,但很有分寸。这里,她对自己和曹医生乃至包括陆院士在内的在治疗汪泉上所付出的努力,用了“十分重要”这个定语,使我感受到这份“努力”的分量。

汪泉第一次病危在舱内,由于无法进入,视频也被切断,我和环妹都未曾亲眼目睹;她第二次病危却在出了舱后,那触目惊心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如初。

12月19日,医生通知汪泉出舱。她从11月20日进舱,30日回舱,12月9日病危抢救到出来,在舱内共待了二十九天。出舱前一天,当曹医生把这个决定通知我们家属时,我丝毫也感觉不到高兴,甚至心里还有点想不通。

那天上午,我和环妹一上班便等候在层流室门口,一直紧闭的玻璃门突然开了,汪泉躺在推床上被护士推了出来。我忙迎上去,一把握住她的手,俯身叫了一声:“小泉!”

14.保安向他们走了过来

天色已暗,但波亚还没有回家。白天的时候,波亚的班主任老师打过两次电话,询问波亚为什么没去学校,这时,他们才觉得事情严重——波亚竟然逃学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是一起严重的事件!

爸爸和妈妈面对面地坐着,不说一句话。后来,妈妈开始埋怨爸爸:“都怪你,早上对他太凶了,还说你走好了,有本事就不要回来!这不是逼他吗?”爸爸说:“怎么能怪我?我这是气头上一时说说的,难道他现在真的有什么本事了?”

墙上的挂钟敲了七下。爸爸妈妈坐不住了,冲出屋子去大街上找人。他们会去哪里呢?

波亚离开窗口,在空中把小船划向大街。波亚看到自己和爸爸妈妈玩起了捉迷藏。爸爸妈妈去游戏厅找他,他们总是担心他会去那里玩充满血腥、暴力的游戏,甚至还会染上赌瘾。可其实波亚不会去那里玩,他不喜欢那里枪炮声震耳欲聋,烟雾弥漫,一片乌烟瘴气。波亚是个喜欢画画的人,所以,他真正喜欢的地方是可以写生的小公园。

爸爸妈妈去体育场的网球场找他,他们总是嫌他太贪玩,一打起来就会废寝忘食,没完没了。可其实波亚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打过网球了,不是他不喜欢,而是他的网球朋友们现在见异思迁,都玩起了滑板,而且把地点挪到了市中心广场。波亚看着他们玩滑板,心里也痒痒的,但是,他试过之后,觉得还是打网球更劲,更有风度。

爸爸妈妈去火车站找他,因为他们听到他口口声声说要去远方走走、看看,他们说他们年纪小小,心倒是很野。其实,这次他没有坐火车,而是乘的长途汽车,而且一早就发车了。他要去的,他们也不会知道,那是他梦里梦见的星星湾……波亚离开小船,离开云海,从空中飘了回来。

现在,波亚正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闭着眼睛,想象着爸爸妈妈到处找他的样子,泪水又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虽说平时爸爸妈妈的啰里啰嗦令波亚厌烦,但是,真的离开了爸爸妈妈,他又不时地想起他们对他的种种好

来。波亚想跟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可一想不行,爸爸妈妈接了电话后一定会马上赶过来,但是,他现在还没跟安叔一起到达星星湾呢。另外,波亚呢,如果真的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该说什么呢,他们一定会严肃地批评他逃学,可是,他想去告诉爸爸妈妈,难得的又一次逃学让他觉得很快乐,很自由,也很刺激。

安叔也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跟波亚头顶着头。这次,他没有看到波亚掉泪,因为他正想自己的心事。

这时,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原来车站保安来检查乘客了。波亚吓得从长椅上跃而起,却被安叔用手重重地压住了。安叔夸张地打起呼噜来。波亚明白安叔要他也假装睡着。保安向他们走了过来。领头的保安推了推安叔。“我正在做梦呢,别烦我哦!”安叔嘟囔着,翻了个身,呼噜打得更响了。波亚也紧闭着眼睛。

领头的保安用劲推了推安叔和波亚,嘴里大声地叫着:“起来!起来!”安叔打着哈欠,假装迷迷糊糊地说:“谁啊?还没到天亮呢,让我再睡一会……”波亚也学着安叔的样子,连连打了好几个哈欠。

“把你们的车票拿出来!”保安嚷嚷着,“坐早班车的乘客才能在这里过夜!”安叔坐了起来,把身上所有的口袋掏了又掏。保安不耐烦了:“装什么假,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根本就没有买票!”波亚明白了,还以为安叔真的迷糊了,他大声地叫:“你不是买了明天早上五点半的早班车票吗?”安叔不安心地躲开波亚的眼睛。安叔不再掏口袋,而是不停地搓着手。保安对着安叔和波亚大声呵斥:“出去!出去!”两人被轰出了候车室的大门。

波亚和安叔狼狈地走在街上。安叔走在前面,一句话也不说。波亚走在后面,心里闷闷的。波亚问安叔:“你怎么不说话呢?你不是跟我说明天最早的早班车是五点半发车吗?你为什么不买票呢?”安叔说:“我是跟你说明天最早的早班车是五点半发车,但我没说我们就坐这趟车啊。”波亚着急地问:“那为什么不坐最早的班车?你不想早点回家吗?”安叔说:“谁说我不想的?我恨不得连夜回家呢!”“那你为什么不买好车票呢?”波亚无法理解。

星星湾

简平

